

艺海之星

YIHAIZHIXING

《艺术家的童年》丛书精选本

新蕾出版社

艺海之星

翁亦童 选编

翁亦童选编

YIHAIZHIXING

《艺术家的童年》丛书精选本

新 蕾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马伯长

《艺术家的童年》丛书精选本

艺海之星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51,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07-1002-3/I·255(儿)

定价：3.90元

编者的话

《童年文库》包括《作家的童年》、《科学家的童年》、《艺术家的童年》、《冠军的童年》四套丛书。这部文库于1980年起陆续出书，于1986年终止出版，6年间，共出版了43集（计：《作家的童年》20集、《科学家的童年》8集、《艺术家的童年》7集、《冠军的童年》8集）。这四套丛书出版后，受到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冠军们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经历，使小读者受到鼓舞。

四套丛书，原是分册出版，卷帙浩繁且不易保存，为适应读者需要，我们将各套丛书中的文章，分别加以精选并汇编成册。这样既能保留各套丛书中的精华，又便于读者阅读。

本书是《艺术家的童年》的精选本，我们期望这本书能给小读者以教益和启迪。

目 录

农民的儿子

——李苦禅画师的童年 孙燕华 (1)

画家蒋兆和的少年时代 刘曦林 (23)

从小练出生花笔

——著名书法家舒同的童年 梁腾渊 (40)

黄土高原上升起的艺术之星

——版画家古元的童年故事 张作明 (52)

我的少年时代 张君秋 (79)

童年艺事 李万春 (108)

我的童年和舞台生活 骆玉笙 (135)

我的童年 侯宝林 (144)

忆儿时 白 杨 (166)

我的学生时代 张瑞芳 (175)

幼学纪事 于是之 (194)

诞生在大洋彼岸的舞蹈家

——舞蹈家戴爱莲的童年故事 杨 涓 (208)

农民的儿子

——李苦禅画师的童年

孙燕华

在山东西部高唐县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名叫李奇庄。这里是我国当代写意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家乡。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勤于耕作善良质朴的父辈形象，是他生活的楷模；奶奶讲述的古往今来英雄故事，是他的启蒙课本；生趣盎然的农村景物，陶冶了他的性格和对美的向往；赶庙会，唱大戏的炽热场面，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他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爱那里世代生活着的人们。10多年的农村生活，影响着塑造着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苦禅先生一生的大量作品中，无不倾注着他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爱、对农村生活的爱。

在和苦禅老人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讲过许多儿时的故事，使我得到深刻教益，久久不能忘怀。现在我把这些故事讲给你们听，相信你们也一定会从中受到启迪。

土生土长的孩子

1898年的严冬，不大的雪花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冻裂了的盐

碱地上。

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低矮的土房里传出来。一个幼小的新生命来到了人间。

一碗热乎乎的高粱米粥端上土炕，递给儿媳，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抱起一个旧布包，端详着她的第二个孙子。

按辈排，这个孩子应该占在“英”字上。

“就叫英杰吧！”爷爷说。

腊月三十，小英杰整一个月，这个年过得虽不富裕，可是家里因为添了个男孩，增加了几分喜气。

开春了，大人们起五更，睡半夜，耕地，撒种。小英杰被放进一个用沙土装的背袋里，伏在妈妈的脊背上。大人们顾不上逗他，松软的沙土袋，就成了他的天堂。饿了在这里吃，困了在这里睡。他听到的是妈妈干活用劲时发出的声音，看到的是妈妈常年穿着黑土布衣裳的脊梁，偶尔也能仰头看看天空。妈妈有空时也把他从口袋里抱出来，此刻就是小英杰最高兴的时候了，他的小腿小手趁机使劲地舒展舒展，妈妈慈祥的笑容，和气的语调，都使他兴奋不已。

“饿！”孩子的呼叫，就像给母亲下的命令似的，她赶忙从吊在房梁上的破筐里拿出一个红高粱面饼子。不成团的饼子扑簌簌地往下掉渣儿，小英杰仰着的小脸突然扭过去了。

“啊……”孩子一边哭一边揉着眼睛，母亲惊慌地把掉在小英杰眼里的渣子往外擦，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第二年的春天，他终于从沙袋中被解放出来，像个刚出壳的小鸡，蹒跚了几步就会到处乱跑了。院西头有个柴禾垛，那儿可是英杰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抽出根秫秸当马鞭，“驾，驾！”模仿大人干活就是他们想到的最好游戏。

有一次母亲打扫完后院，走过来分给他们几颗刚拾到的小枣，喝！又脆又甜的枣子，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苦禅老人每逢回忆起此事，脸上即刻浮现出儿时得意的神态。是啊，这就是当时他吃到的最上等的果子了！

在泥皮脱落的墙角下，他和小伙伴们玩着刚捉来的蚂蚱、蟋蟀；在缓缓流淌的马颊河边，他和小伙伴们望着那南飞的大雁在芦苇中落脚小憩；昆虫、飞鸟、牲畜、家禽，无一不引起他强烈的兴趣。就在他混沌初开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機會使他大开了眼界，心灵中迸出了艺术的火花。

奇 异 的 庙

李奇庄原有一座关帝庙，已经破旧不堪，周围百姓们决定凑钱重修。

关老爷，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正直、威严的化身。茹苦含辛的农民都把他们的怨愤和希望寄托在这位匡扶正义的神人身上，就是怀着这样深沉莫测的尊崇，人们对它开始动工修缮。庙内外搭起席棚，工匠们郑重的面容、庄重的脚步，给这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孩子们怎么懂得大人的心理，于是成群结伙地跑去观看。

英杰扒开苇席的缝隙，只见几个匠人钉的钉、扎的扎，支起了一个个的架子，几个小徒弟忙着把泡湿了的稻草递给师傅们，他们又捆又绕，七手八脚地把光溜溜的木架扎成了人形。

一个、两个、坐着的、站着的，抬着腿的、举着刀的，英杰一边数着，一边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新奇的变化。

过了几天，人形扎完了；接着，匠人们和了很多泥，又是摔、又是杵，还撒了许多乱麻在里头，那泥和的真筋道！他们

把泥攥在手里，又是糊、又是捏，捋一阵、垛一阵，哈，草人长上了肉，长上了手脚，穿上了袍，带上了盔；你看，那个坐着的人长着五绺长胡子，手里还托着一本书呢！

“他是谁？”

“这就是关老爷！”那个被英杰看作“圣人”的本家哥哥告诉他，“扛刀的是周仓，捧印的是关平！”

几个匠人像变戏法儿似的，不知从哪儿搬来了那么多颜色，顿时关公的战袍就变得金光闪闪，关平，周仓也都满身生辉。匠人们还用一个奇怪的“小棍”在战袍的上上下下挪动，

“小棍”经过的地方，立时泛起了片片鳞甲，再点上色，真威风！

几天过去了，神像塑完了。英杰又看到几个匠人把一大张一大张的白纸铺在地上，用一个个的针在白纸上扎来扎去；然后把大纸举起来贴到墙上，用一个包着黑粉的袋子上上下下地拍打，待揭下时，新刷的白墙上留下了一个个小点，匠人用朽炭轻轻地一连，喝！关公骑着高头骏马，手执一柄大刀，斩了一个人的头。

“这是怎么回事？”

“圣人”哥哥说：“关公斩颜良噢！”关公为什么斩颜良，英杰无心过问，但关公那威武的雄姿，腾空而起的战马却强烈地吸引着他。你看，颜良的头都滚了下来，可两眼还使劲瞪着关公呢！生动的画面使英杰的眼睛都看直了。

天黑了，匠人们走了，英杰摇摇酸了的脖子飞快地跑回家去，一进门就嚷了起来，一边比划，一边述说看到的一切，没等说完，奶奶慌忙走过来呵斥道：“以后不许再去了，让匠人把你偷画上，你的魂就给勾走了！”

这一夜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小手在枕边不停地模仿着匠人们舞动着的双手，划来划去。关老爷，周仓，大刀，红马，蓝的、紫的、黄的、绿的……白天见到的一切伴随着他进入了梦乡。

小英杰的“像”虽然没有被偷画上，可是他的“魂”倒真的被勾到关帝庙去了，小小的席篷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庆贺重修庙宇竣工的日子到了，庙前搭起了大戏台，据说戏是唱给关老爷听的。农民们挑着担儿，推着车，前呼后拥，熙熙攘攘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吆喝声，鞭炮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真热闹！农民们把消灾来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关老爷身上，他们敦厚纯朴的心都在盼望着“开光”^①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英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想找个得看的地方，但是人小个矮，怎么也看不见。忽然，人群安静了下来，庙前的气氛顿时变得肃穆了，这时，一个好心的大叔把他举过头顶，只见一个僧人正在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揩着蒙在新塑好的神像眼睛上的大白。人们屏住呼吸，黑琉璃的眼球终于全部揩露了出来，顿时目光炯炯，神采飞扬。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喝采声，欢呼声……

人们开始四散离去，英杰却径直奔到庙里，他望着雕梁画栋，望着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壁画和栩栩如生的塑像，真是兴奋极了。这虽是一座重修的庙宇，但在他的眼里却是座闪烁着异彩的艺术迷宫。

“开光”庆典给大人们心里带来的欢乐，随着艰辛的劳动

① 神佛的偶像雕塑完成后，举行仪式，揭去蒙在脸上的红绸，开始供奉。

和深重的苦难逐渐淡漠了，可是在小英杰心里燃起的艺术火花却再也没有熄灭。

农民艺人的笔

匠人们要走了，小英杰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看着他们收拾自己那简陋的行装。老艺人看着英杰稚气的小脸，拿起一支自己用秃的旧笔，问他：

“喜欢画画？”英杰连忙点头。

“给你这支笔，练着画吧！”不知是欣喜还是兴奋，小英杰的眼睛里涌出了晶莹的泪花，双手接过这支旧笔如获珍宝，飞也似的跑回家去。

放在哪儿？英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找个能放笔的地方。奶奶一推门进来了，一眼就看见了这支笔。

“孩子，咱们是穷人家，靠种庄稼吃饭，画画能吃饭呀？！”英杰听了奶奶的训斥，不敢把笔放在明处，就藏在了墙缝里。

从此，他用小棍、朽炭在松土上、石板上稚拙地画着他所看到的一切：蚂蚱、小鸟、花草、虫鱼……其中他最爱画的就是大龙。小英杰只要画起画来，一蹲就是半天。你看那龙，张嘴的，瞪眼的，舞爪的，腾空的，各具形态。村里的小孩们围了一大圈，一边看一边喊：“大龙！大龙……”，一传两，两传仨，街坊邻居都知道李家出了个会画龙的——李大龙。英杰就是那样如醉如痴地画着画着，偶尔得到一张纸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那支宝贝笔取出来，找点锅底烟子和桃胶水蘸着画起来。

穷人家有穷人家对生活的追求。有一年春节，本家大叔拿

来两条红纸，一进门就冲英杰说：

“给我写一对春联。”

“我不会写。”

“咱们这几家就你有支毛笔，你不写，还让我求谁去呀！”大叔搁下纸就走了。

怎么办？英杰琢磨着，噢！有办法了，他在庄上转了两圈，少有的几户富人家门前，头一年的旧春联还依稀可见，他拣了两条能撕下来的，悄悄地拿回家。

把旧春联铺在前头，把新纸压好，一笔一笔地照着描，手腕子酸了，膝盖跪疼了，一幅春联终于描好了。

英杰打了点糨糊，拿着春联兴冲冲地跑到大叔家，端端正正地把对联贴好，又满意地看了好一阵才离去。不一会儿，他得意地拉着“圣人”哥哥来欣赏他的杰作，不料，哥哥看罢，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都弯了腰，英杰被他笑得莫名其妙，一股怒火腾地升起，他攥着小拳头嚷着：“笑什么？”哥哥忙收住笑说：“你贴反了，这边应该是上联，那边应该是下联，你贴的这对联念成什么了？”英杰红着脸，嘿嘿地笑了。

“我要上学，我要画画！”

本家叔叔也在旁边劝着奶奶，“让孩子去吧，我看他有出息。”

奶奶终于答应了英杰的要求，在极端的贫困中，卖了些柴禾，作为学费送他去读书了。

赶集的乐趣

北方的农村，大半是五天一个集，李奇庄也不例外。人们把手头的东西拿出来，或是卖点钱，或是易点物，在这里进行

着交易。庄里、村头摆着各种摊子：杂粮、农具，布匹、牲畜，真是五花八门。飘着诱人香味的酱肉摊，是小英杰从来没有光顾过的；看着别的小孩拿几个铜板买碗老豆腐和炸馓子乐呵呵地吃着，他赶忙转过脸去。

不过，英杰也有自己的小天地。你看，在老柳树下摆满各种泥玩具的小摊前蹲着的，不就是他吗？泥捏的小公鸡挺着胸脯，肥胖的小猪拱着嘴，小老虎的肚子中腰别着个带风箱的“鼻儿”，一推一拉还吱吱的响呢！那泥娃娃更是丰富多彩：有红脸的孙悟空，爹着胡子的猛张飞，穿着红袍的不倒翁……喝！他们还冲着英杰笑呢！他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嘴都乐开了花。柳树后头，搁着辆破木车，摊主人的老婆、孩子在那儿忙活呢。英杰瞪着小眼仔细一看，只见那个女人手里攥着胶泥，三团两团成了个鸡蛋形，前头一揪，后头一揪……又用颜色在凉干的泥形上勾勾抹抹的，嘿，一只公鸡就出来了，红脸膛，黑尾巴，尾巴上再勾几笔粉红、草绿和湖蓝，一只火暴暴的小公鸡就做成了。这朴实的形体，鲜明的色彩，惊得英杰不住咂嘴。

“买个吧！”主人说，“用柴禾换也成！”

英杰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走开了。走远，他可舍不得，转来转去，太阳都偏西了。

大台子戏

在农村，最热闹莫过于庙会。自从关帝庙重修之后，到李奇庄赶庙会的人更多了。拉洋片的、说书的、茶棚、布棚；这边炸着麻糖，那边卖着煎饼，热油滋滋地冒着烟，锅碗瓢勺叮叮当当互相撞击着。人们乘着农闲的这个空隙，稍稍喘口气，

到关老爷像前祈求着来年的风调雨顺。

大人们刚把英杰带到庙会上，他撒开腿就跑。

“回来！”奶奶喊住他。“我带你到最热闹的地方去！”

庙前，搭起一个高大的席棚，真气派！奶奶告诉他，要连唱三天大戏。

“戏子拜神了！戏子拜神了！”

在旧社会，演员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尽些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糊口才干这一行，社会上称他们为“戏子”。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和一切穷苦人一样，他们祈望专管他们的神灵保佑。唱野台子戏时，往往在戏棚前还搭个“神棚”，开演的头一天，上好戏装，先去烧香求拜，这叫“参神”，这个仪式完毕，才能动家伙，开锣鼓。

戏子们下来了，一个个穿着戏装，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颜色，有黑脸、有白脸，有的脑门上划个十字，有的腮边勾个花纹，有的背上插小旗，有的耳边带绒球，厚厚的靴底，闪光的头饰……小英杰看得眼花缭乱。他挣脱奶奶的手，使劲地往前挤，结果还是被截在外头了。一会儿，一股香烟从席棚里飘出，人们都出来了。

“锵……”戏台上锣鼓敲响，人们从四面拥过来，戏台底下人们仰着脸，期待着演出的开始。

那时农村唱戏，看戏的还有一条“规矩”，一般的都是男人在台下正前方，妇女们在两侧，或是坐在凳子上，或是坐在车子上，穷人家的媳妇、姑娘们只好站着。英杰还小，当然是跟着奶奶站在边上。

记得有一次，开场锣敲过后，“帽儿戏”开了，只见一个妇女正在数落她的孩子。

“这是什么戏？”

“三娘教子！好好听着。”奶奶呵斥着。只听那位三娘喝道：

“小奴才不读书把娘气坏，有几个年少人儿且听来：
秦甘罗12岁身为太宰，石敬瑭13岁拜将登台，三国中
周公瑾名扬四海，7岁上学兵法人称将才，13岁在东吴挂印为帅，烧曹兵八十万无处葬埋，这都是父母生
非神下界，难道说小奴才你禽兽投胎。”

唱罢，一阵喝采之声。是呀，历史上传奇式的人物被中国人民以说唱的形式演义着，在文化并不普及的时代，竟能做到家喻户晓，足以证明我国戏曲艺术水平之高，感染能力之强了。

苦禅老人每当回忆起看野台子戏时，常常感慨地说：

“农民哪儿上过学，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对好坏忠奸的判别，却很分明，这都是通过看戏，或是听说书知道的。”对此，他自己是深有体会的。他崇拜岳飞，岳飞忠心报国，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形象，从小就打动了他的心。

记得有一年庙会，正唱《岳母刺字》那段，台下老百姓聚精会神向着台上，全被那高亢的唱腔，利落的动作吸引着。正直、善良的岳母唱得满工满调，清脆嘹亮，一句一个彩，一腔一个好，那申明大义的唱词，把人们的情绪掀动了；爱与恨，在他们心中像水与火一样分明。人们赞叹着岳飞的忠勇，为他的胜利欢呼，为他的命运担忧，为他的被害落泪。当唱到《风波亭》一折，忠臣受害，奸佞得逞，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愤恨再也抑制不住了，秦桧刚一出场，唾骂声、吆喝声像响雷似的在

台下滚动，砖头、石块、茶壶、茶碗直朝“秦桧”飞去……

每逢回忆到此处，苦禅先生都激动得满脸通红，常说：

“那时我也跟着大人骂秦桧！”

岳飞的英雄形象，伴随着那难以忘怀的儿时记忆，深深地铭刻在苦禅老人的心中。

在他的一生中，忠于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这一鲜明的立场，始终是他的行动准则。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他拒绝金钱的诱惑，毅然辞去一切教学职务，隐居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曾愤愤地对好友说：“国亡了一半，北平成了敌人之地，我怎能为他们干事！”后来又因“私通八路”的罪名，被日本鬼子捉去，遭到残酷的拷打，但他始终不屈，心里想着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高声朗读着《满江红》、《正气歌》……

“人民的艺术家都是在人民中产生的，有的人虽然没有名标史册，可是他们的艺术却深深地铭记在群众心中。”苦禅老人每逢回忆到看野台子戏的情景，常常这么深有感慨地说。

有一次庙会上唱的是《时迁偷鸡》，戏唱到最要劲的地方，时迁要从三层桌子上翻下来，这时忽然锣鼓停了，扮演时迁的演员冲着台下喊道：“哪位大娘大爷拿一篮鸡蛋，摔一个赔两个！”

“这有，这儿有！”满满的一筐鸡蛋递到台上时迁的手里。时迁挎起筐子，蹬到叠在一起的三层桌子上，锣鼓敲起来，只见他纵身一跳，空翻了个跟斗，轻身落地，干净利索，一个亮相，赢得一片欢呼。这时那演员把一筐鸡蛋亮给观众，一个不碰，一个不破，又是一片掌声。

苦禅老人时常称赞这些不知名演员的高超技艺。他常说：

“老百姓最懂艺术，给他们演戏，演员要实打实的，偷奸耍滑是不行的。咱们画画也一样，功夫要靠苦练，想投机取巧、华而不实是站不住脚的。”

正因如此，苦禅老人一生作画都十分严谨，精益求精，直到晚年，对自己的艺术风格仍然不断有更新更高的追求。

大 白 马

因为生活穷困，缺少粮食，英杰小时候家里既没有养过猪，也没有养过牛，只养过两只鸡。鸡下了蛋，妈妈赶紧收起来，大的攒着，准备到集上换点钱；小的腌起来，当作一种“高级咸菜”。鸡蛋腌得时间很长，半空了才拿出来吃。这种“咸菜”并不是人人有份的。妈妈总是先让奶奶、爸爸吃，英杰兄弟们只是在旁边看着。英杰虽然没有吃多少鸡下的蛋，可是却给鸡画了不少的像。啄食、扑翅、上架、打鸣——鸡的种种可爱神态，常常引得小英杰呆呆地看上半晌。有时他也拿着根小棍，一边学着鸡叫，一边追赶它们玩一阵。每逢此时，奶奶总是喊着：“别吓着鸡喽！”

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本族中的几家合买了一匹大白马，这可是李家几十口人的大喜事。孩子们更是高兴，在马前马后跑来跑去，摸摸马脖子、捋捋马尾巴，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吆喝着。大白马悠悠然地踏着蹄子，鼻子不断地往外喷着热气，仿佛很高兴到这里来似的。

这匹大白马养在本家叔叔的院子里，轮流为这几家干活。好不容易置买头牲口，大家都精心地爱护它，生怕它有个三长两短。这匹白马也像是通了人性，夕阳西下，刚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它不顾自己的疲劳，总是在这几家门口长嘶几声，仿佛告